

使命与魂 的尽头

东野圭吾

刘姿君 译

每个人都有自己才能完成的使命，
每个人都怀抱着使命出生。

南海出版公司

使命与魂 的尽头

〔日〕东野圭吾 著
刘姿君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使命与魂的尽头 / [日] 东野圭吾著; 刘姿君译.

- 2 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4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7666-5

I. ①使… II. ①东…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557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042

SHIMEI TO TAMASHII NO LIMIT by KEIGO HIGASHINO

©KEIGO HIGASHINO 200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使命与魂的尽头

[日] 东野圭吾 著

刘姿君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66-5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麻醉步骤顺利完成，手术台上的患者已固定姿势，开刀部位也已消毒完毕。

“手术开始，拜托大家了。”主刀医生元宫诚一说道。他的声音和平常一样清晰响亮。

冰室夕纪站在元宫的对面，向他行过注目礼，悄悄地做了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当然，光是想些有的没的，以致无法集中精神做该做的事，那就没有意义了。

手术的内容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而且是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搭桥术（Off Pump CABG），即不使用人工心肺，在心脏跳动的状况下进行手术，一般称为 OPCAB。

夕纪的重任是取下患者左臂的桡动脉。在这种情况下，这条动脉称为移植物，用来作为桥血管。胸腔内壁虽然也有动脉可供使用，不过当元宫问夕纪该用哪一条时，夕纪则回答桡动脉。桡动脉较粗，更重要的是这位患者有糖尿病，若使用乳内动脉，术后有可能引发纵膈炎。指导医生对她的回答点点头。

当然，夕纪事先已告知患者，表示将从对方的左臂取动脉。

“会留下伤疤，这样没关系吗？”

七十七岁的老人对她的问题粲然一笑。“这把年纪手臂上多个伤疤算

什么！再说，胸口也会有疤啊。”

那是当然的——她回答。

“既然如此，就选医生觉得最好的办法。我相信医生。”

据说老人有个和夕纪同龄的孙女，打从一开始，老人便对年轻女实习医生相当和善。绝大多数患者一见到夕纪，脸上便露出怀疑的表情，有时候也有患者表明想换男医生。然而，这老人可说是例外。

夕纪顺利取下那截血管，由元宫执行固定吻合处及血管吻合。元宫是夕纪的指导医生之一，技巧纯熟高超。夕纪凝神细看，想偷学一些技巧，但元宫的动作快得令她目不暇给。

止血之后，插入导管，将胸骨复位，缝合筋膜、皮下组织、表皮，手术完成。腋下照例汗湿一片，后颈酸痛也已再度出现。夕纪正式参与心脏外科手术已经两个星期了，还是不太习惯。

将患者移到重症监护室，展开术后观察。其实，从这里开始才是最漫长的，必须一面监视患者的血压、尿液、心电图等等，一面调整呼吸机和用药。当然也会有病情生变、进行二次手术的状况。

夕纪瞪着心电图显示器，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的意识逐渐模糊。

糟糕，我得打起精神来。

她想保持清醒，脑袋却断断续续地麻木起来。

突然间，感觉膝盖无力，顿了一下，她猛地抬起头来。刚才好像打瞌睡了，眼前的元宫正在发笑。

“公主，好像到了极限哦。”

两片薄唇之间露出雪白的牙齿，这张笑脸令许多护士为之着迷。元宫三十五岁，目前单身，热爱网球运动，一年到头肤色晒得黝黑。

夕纪摇摇头。“我不要紧。”

“你昨天也动了紧急手术，没怎么睡吧，去休息一下。”

“我没关系。”

“我有关系。”元宫的笑容消失了，眼神变得严厉，“不能用的医生不

是医生。一想到有人靠不住，我就浑身不对劲。”

“已经不要紧了，我靠得住的。”

“靠不靠得住由我决定，所以才叫你去休息。休息够了再回来，这样我才好办事。”

夕纪咬咬唇。元宫看到她的反应，又恢复了笑容，微微点头。

遗憾的是，他的话是对的。既然在术后观察时打瞌睡，便无可反驳。

“那么，给我一个小时就够了。”说着，她站起来。

离开重症监护室时，她看到了护士真濂望。个子娇小、脸孔圆润的真濂，看起来是个亲切和善的人，平日在走廊等地方碰面时必定会微笑以对，现在也一样。

夕纪停下脚步，向她表示自己要去值班室小睡片刻，拜托她如果有什么状况就叫醒自己。

“医生，好辛苦哦！这阵子不是一直开刀吗？之前还有三个实习医生，现在只剩下冰室医生一个人。”

真濂望二十一岁。可能是因为自己辈分最低而对夕纪产生了亲切感，平日对夕纪很好，整理传票等事务性工作也几乎都替她处理。

“才这样就倒下了怎么行呢！”夕纪苦笑。

夕纪在值班室躺下，理应来袭的睡魔却迟迟不来。心想一定要睡一下，却反而给自己压力，这也无可奈何。

去年自帝都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她就在本校医院实习。截至目前，已在内科、外科、急救等部门实习过，目前的部门是心脏血管外科。

这个部门是夕纪的终极目标。

她完全没有“总算来到这里”的感动，反而强烈地感受到“我怎么还在这种地方”。即便实习顺利结束，也不见得能当上心脏血管外科医生。毕业后必须经历最短七年的磨炼，还必须积极参加学会。明明做的只是助手程度的工作，却感觉体力已经到达极限，这样是实现不了梦想的。

“我要当医生，当上医生以后，我要拯救像爸爸那样的人。”

那年秋天的晚上，念初三的夕纪向母亲百合惠如此宣称。母亲大吃一惊的表情，夕纪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

在那之前不久，她的父亲冰室健介过世了。父亲的胸腔长了一个巨大的大动脉瘤，然而摘除手术进行得并不顺利。据说，健介事前便知道手术风险很大，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夕纪来到心脏血管外科之后，已经看到过好几名大动脉瘤患者。一想到他们罹患了与父亲一样的病，她便感到心酸。虽然想救治的心情与治疗其他病症一样，但是当这些患者接受手术时，她更多了几分紧张。

所幸到目前为止，所有手术都成功了。看到家属放心的表情，更重要的是，看到患者恢复健康的模样，夕纪也打从心底松了一口气。

然而，另一股截然不同的意念也同时占据了她的内心。

救像爸爸那样的人——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只是这个动机绝不能被其他人发现。指导医生不用说，连母亲她也瞒着。

醒来时，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等到想起这里是值班室以后，她已在毯子里发了一会儿呆。当她伸手摸到闹钟一看，眼睛立刻睁大，已经早上六点半了。本来打算小睡片刻，却一觉到天亮。

她赶紧跳下床，匆匆洗把脸，便赶往重症监护室。因为没人叫醒她，理应是病人没有出状况，但元宫的话让她放心不下——因睡眠不足而疲惫至极的实习医生靠不住，转而在其他医生求援也不是不可能。倘若真是如此，那她这个脸就丢大了。

然而，重症监护室里不见元宫的身影，问在场的护士，对方说他四点左右回去了，病人没有异状。

“医生交代说，如果有什么状况，就去把值班室的公主叫醒。”护士嬉笑着说道。

夕纪困窘地笑了，放下下心来。看来，元宫总算把夕纪当成有用的人。

昨天动手术的患者情况很稳定。夕纪到医院的商店买了甜面包和罐装咖啡，一边查阅抽血等资料，一边解决早餐。

之后，便来到病房开始查房。夕纪目前负责的患者共有八人，均超过六十岁。人的心脏大多在这个年纪开始出毛病。

中塚芳惠即将满七十九岁，三天前住院，腹部有一个大动脉瘤，约有鸡蛋大小。虽依诊断结果而异，但腹部大动脉瘤的手术成功率很高，一般都会立刻进行手术。

一看到夕纪，中塚芳惠便不安地眨眨眼。“手术的日子决定了吗？”她第一个问的总是这个问题，想必是很在意吧。

“现在还在和主治医生谈。我们看中塚女士的身体状况来决定。”

夕纪量了体温，温度有点高，告知中塚芳惠之后，她的脸色便暗了下来。

“还是因为肝脏？”

“可能性很高，之后还会再验一次血。您家人今天有谁过来吗？”

“我女儿女婿应该会来。”

“那么，等他们到了之后，麻烦通知护士一声，山内医生想跟你们讨论以后的事情。”

中塚芳惠默默点头，心惊胆战，不知医生到底要说什么。夕纪再次挤出笑容，说了声“我回头再来”，便离开了病床。

准确地说，中塚出毛病的不是肝脏，而是胆管。她的胆管发炎，大动脉瘤便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而且，她罹患的并不是单纯的胆管炎，恐怕有癌细胞侵袭，因此这方面也必须尽快处理。

癌与大动脉瘤，要先进行哪一项手术，这是最大的难题。外科的主治医生每天讨论这个问题，但尚未得出结论。

他们已将一切情形告知中塚芳惠的女儿女婿，对方询问可否同时进行两项手术。患者家属打算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情不难理解，但身为医生，只能明确表示绝不可行。单单其中一项手术，便会给高龄的中塚芳惠造

成莫大的身体负担，更何况在技术上原本就不可能。

无论先执行哪一项手术，都必须等到她恢复体力才能再进行另一项，而这必须花相当长的时间，问题在于体内的病灶在此期间的变化，癌症会恶化，大动脉瘤也会继续膨胀，两者都有时间限制。

夕纪回到办公桌前整理中塚芳惠的化验单时，中塚的主治医生山内肇出现了。他也是夕纪的指导医生，体形肥胖，脸色红润，看起来很年轻，其实已经超过四十岁了。

“冰室医生，你的眼睛有眼屎哦。”

被山内这么一说，她连忙伸手去摸，接着才想到这是不可能的，她一睡醒就洗过脸了。

“听说你昨天也睡值班室啊。不卸妆就睡觉，皮肤会变差哦。”

夕纪瞪他一眼，但并不生气。山内是出了名对实习医生照顾周到，而且他也不知道夕纪从来不化妆。

“再怎么说明，年纪都这么大了，不知道癌症会有什么变化。”山内喃喃说完，才想到什么似的看着夕纪。“对了，教授找你，要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西园教授找我……”

“我去告了一小状，所以他可能会说你两句，你可别恨我啊！”山内朝她竖起手掌，做了一个道歉手势。

夕纪偷偷做了一个深呼吸，起身沿着走廊走向同一楼层的教授办公室。她无意识地握拳，掌心渗出汗水。

在门前又做了一次深呼吸，敲了敲门。

“哪位？”里面传来西园的声音，他的男中音十几年来都没变，至少夕纪听来如此。

“我是实习医生冰室。”

她回答了，里面却没有回应。正在惊讶时，门突然开了，露出了西园阳平的笑脸，一头花白的头发向后梳拢。

“抱歉，你在忙还把你找来。进来。”

夕纪说声“打扰了”，踏进办公室。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

办公桌上的计算机屏幕正显示出三维影像，旁边的白板上并排挂着四张胸腔X光片。

“听说你连续两天进手术室。”西园边坐下边问道。

是的——夕纪站着回答。

“前天的紧急手术是山内医生执刀，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听说你不是站在他对面吗？”

意思是站在主刀医生的正面。

“是的。我只顾着做自己的事，花了很多时间止血。”

“嗯，听说是突发性出血，你还把脸转开了一下。”

夕纪没搭腔。她没有印象，但无法笃定自己有没有这么做。

“一开始通常会这样。但是你千万别忘记，出血是最后的警告信号。没看到出血部位，患者就会没命。记住，视线绝对不可以从出血部位移开，知道吗？”

“是，对不起。”一边道歉，心里才明白山内说的告状是指这件事。

西园往椅背上一靠，椅子发出叽嘎声。“好了，说教就到此为止。怎么样？习惯心脏血管外科了吗？”

“大家都对我很好。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一直给大家添麻烦。”

西园失声笑了。“你不必这么拘谨。先坐吧，不然我不好说话。”

房里还有一把椅子，夕纪说了声“失礼了”，便拉开椅子坐下，双手放在膝上。

西园回头看看X光片。“这是前天住院的那位患者的。你觉得怎么样？”

“是那位VIP病房的患者吗？”夕纪说，“看起来是血管瘤，而且相当大了。”

“直径七厘米。”西园医生很满意，“三个月前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才五厘米。”

“患者有自觉症状吗？”

“据说有时候发不出声音，嘶哑破嗓。”

“粘连呢？”

“什么？”

“动脉有粘连吗？”

西园仔细凝望夕纪，缓缓摇头。“不知道，也许有。影像可以看出血管的状态，但哪些部分连在一起，不开胸无法知道。这是患者的资料。”西园把病历拿给她。

夕纪谦谢一句便接了过来，看了几个数字。“血压很高。”

“动脉硬化很严重，平常不养生的结果吧。六十五岁的年纪，完全没有戒烟戒酒。食量大，运动方面只有坐高尔夫球车陪陪客人打球，血管当然受不了，没有太多并发症已经是奇迹了。”

“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

“要看检查结果，快的话，下个星期就进行。关于这点，我有个提议。”西园坐直了身子，“我想请你当第二助手。”

“我吗？”

“不愿意？”

“哪里，我愿意。我会努力的。”夕纪点头。

西园看着她，点点头之后，说“对了”，语调已经改变。“最近有没有常和你母亲联络？”

夕纪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万万没想到他会这么干脆就提起百合惠，顿时说不出话来。

“没有保持联络吗？”他又问了一遍。

“呃，偶尔会打电话……”

“是吗？”西园嘴角上扬，偏着头，“和我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哦。”

夕纪回视着他。这句话暗示他果然经常和百合惠碰面。

“家母向教授抱怨什么吗？”夕纪问。

西园苦笑。“没这回事。不过言谈之间听得出来，因为你母亲向我问起你很多事情。如果你常常和她联络的话，应该不会这样吧。”

夕纪垂下头，脑海里浮现百合惠和西园在某家餐厅用餐的情景。但不知为何，这两人的容貌是十几年前的模样。

“你今天还有什么事？”西园问。

教授为什么会这么问，夕纪一边觉得奇怪，一边在脑海中整理。

“有患者要出院，所以我想写摘要。再来就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没有手术吗？”

“目前没有。”

“嗯，山内今天都在，等会儿元宫应该也会来。”西园一脸思考的表情抬头望着天花板，然后说声“好”，并点点头。“今天你五点下班，然后准备一下，七点到赤坂。”

“赤坂？”

西园拉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夕纪。“到这家店。你母亲那边我来联络。”

名片上印着餐厅的名称和地图。

“教授，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我想见家母的时候会自己去找她，您不必这么费心……”

“你现在可不是想见就见得到吧！”西园说，“实习医生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就连五分钟脚程的宿舍都没空回去。就算回去了，一样会被 first call 叫回来。这些我都知道。如果现在不这么做，不等实习结束，你母亲恐怕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明白了。那么，我今晚会打电话给家母。”

“冰室。”西园双臂在胸前交抱，盯着夕纪，“这是指示，教授的指示，也可以说是对实习医生的指导。”

夕纪垂着眼，双手拿着那张名片。

“我会先交代山内和元宫。”

“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有特殊待遇，还是不……”

“过去我也会强迫实习医生休假、和家人碰碰面，不是只有你有，别搞错了。”

碰了一个大钉子，夕纪无话可说，只好小声地回答“我知道了”。

离开办公室之后，夕纪叹了好大一口气。进去的时间虽短，却觉得很累。

回到病房楼，正在处理手术传票时，有人从后面拍她的肩膀，是元宫。

“刚才听教授说了，你今天五点下班吧。重症监护室那边应该没问题。”

“对不起。”

“干吗道歉？西园教授很注重对实习医生精神方面的照顾，我实习的时候教授也很关心。”

“元宫医生，”夕纪有些犹豫，但还是决定把一直以来的疑问提出来，“您为什么选择帝都大学医院呢？”

“我？好难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想很多。自己的实力啦，社会的评价啦，很多因素衡量的结果吧。你呢？”

“我……我也一样。”

“你的志愿是心脏血管外科吧？”

“是的。”

“既然如此，选我们大学就没错，这样就能在他手下学习了。”

“西园教授？”

“对。”元宫点头，“就算只能偷学他的技术也很幸福。不仅是技术，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他也具备卓越的人格。”

“您很尊敬教授吧？”

“尊敬啊……嗯，应该是吧。你知道他为什么当心脏外科医生吗？”

“不知道。”

“他天生心脏就有病，听说小时候动过多次手术。他相信自己能够活到现在，完全是拜医学之赐。”

“原来如此……”夕纪从来不知道。

“其实，他的体质应该承受不了这么劳累的工作，但凭着对医学报恩的信念、自制力、锻炼身体，才能在心脏外科最前线活跃几十年。你不觉得很了不起吗？”

夕纪点点头，心境很复杂。她也知道西园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但是正因如此，她才更无法释怀。

这样一位名医怎么会……

怎么会救不活我爸爸？她忍不住这么想。

在那之前，夕纪从没看到过父亲示弱的样子。健介是那种个性冷静、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但从他紧抿的嘴，总能感受到一股无言的自信，和他在一起，可以倚靠他，受到他周全的保护。

实际上，他从事的就是保护别人的工作，他是保安公司的主任。夕纪念小学时，健介曾有一次带她到公司，那是一个摆满了通讯器材和显示器的房间。父亲向她解释，建筑物或民宅与保安公司签约，那些工具便用来管理这些地方回传的数据。穿着制服的父亲看起来比平常更值得依靠。

健介在进入保安公司之前，好像是警察，不过夕纪并没有那段记忆。健介辞掉警职的原因，据说是工作太辛苦，母亲百合惠是这么告诉她的。但夕纪认为保安公司的工作也不轻松，因为健介总是很晚回家，假日一定鼾声大作，睡到下午。

那天，念中学的夕纪放学回家，健介的鞋子已经摆在玄关了，之前他从来没有这么早回来。

冰室家是一户两室两厅的公寓。百合惠和健介正隔着茶几，在起居室说话。

“我早就有不好的预感，”健介皱眉，拿起茶杯，“所以才不想做什么健康检查啊！”

“说什么话啊！就是因为你之前一直不肯检查，才会变成这样子。”
百合惠对他投以责备的眼神。

健介一脸被说中痛处的样子，啜饮着茶。

“怎么了？”夕纪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

健介没有回答，百合惠也不作声，注视着丈夫的侧脸，然后才转向夕纪。

“今天的健康检查，医生发现爸爸身体有问题。”

夕纪一惊。“咦！哪里有问题？”

“没什么大不了啦！”健介没有转头，背对着女儿说，“不痛不痒的，生活上也没有不方便。老实说，不知情日子也照过。”

“可是，医生不是要你做更详细的检查吗？”百合惠说道。

“医生当然会这么说啰。都已经发现了，要是不做任何指示，事后搞不好会被追究责任。”

“发现什么？”夕纪问，“难不成……是癌？”

健介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来，笑着回头。“不是啦。”

“不然是什么？”

“听说是动脉瘤。”百合惠回答。

“那是什么？”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怎么写，当时的夕纪并不了解，顶多知道动脉是血管。

百合惠告诉她，瘤就是身体长出一块东西。健介的血管里长了一个瘤。

“没想到竟然长了那种东西，我完全没发现。”健介抚摩着胸口。看来，动脉瘤是长在胸部。

“爸，痛不痛？”

“不痛啊。今天也跟平常一样，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对劲吧？”

的确看不出来，夕纪点点头。

“这把年纪去做健康检查，至少都会找出一两个毛病吧。”健介似乎

还在为接受健康检查一事后悔。

“那个治得好吗？”夕纪问。

“当然，治是治得好啦。”健介的语气有点含糊。

“听说可能得动手术。”

母亲的话让夕纪不由得睁大了眼。“真的吗？”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向来让夕纪安心的自信，从健介的脸上消失了，甚至出现了似乎在惧怕什么的神色。她第一次看到父亲脸上有这种表情。

第二天，健介接受了精密检查。夕纪知道这件事，所以放学一回到家，就问起结果。

暂时不动手术——父亲这么回答。

“好像还不急。也就是说，暂时看情况。”健介含糊带过。

那天的晚餐是以蔬菜为主的和风料理。夕纪的主菜是烤牛肉，健介的却是豆腐。据说，高血压与动脉硬化是动脉瘤形成的原因。

“我还以为动脉硬化跟我无关，原来我也老了啊。”健介一脸泄气地说道，然后把豆腐送进嘴里。餐后还要吃药，听说是降血压的药。

夕纪一直到小学高年级，才意识到原来父亲比同学们的父亲年纪要大。教学观摩通常是百合惠出席，她和别人的母亲相比一点都不老，甚至看起来更年轻。夕纪也不止一次听朋友称赞她母亲年轻又漂亮。

至于健介的年龄，一直到和朋友热烈谈论结婚的话题，夕纪才第一次意识到。那时候，她们谈的是夫妻的年龄差距。她说自己爸妈相差十五岁，朋友们都很惊讶。

但是，夕纪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和自己的将来放在一起思考。父亲身体健康、活力充沛，她一直相信即使好几年以后自己长大成人，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看到父亲拱肩缩背吃药的模样，夕纪第一次心生警惕，明白父亲被称为老人的那一天就在不久的将来。正因如此，她在心中不时祈祷这一